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後漢書志第十

天文上

劉昭

注補

王莽三

光武十二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
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
於下象見于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
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

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

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

星經曰歲星主泰山徐州青州

兖州熒惑主霍山楊州荊州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恒山翼州

幽州并州歲星主角亢氏房心尾箕熒惑主與鬼柳七星張翼軫鎮星主東井太白金奎婁胃昂畢觜參

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琰璣者謂北極星也王衡者謂斗九星也王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

之甲子為東海丙子為琅邪戊子為彭城庚子為下邳壬子為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

候之乙亥為漢中丁亥為永昌己亥為巴郡蜀郡牂牁辛亥為廣漢癸亥為犍為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

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為魏郡勃海丙戌為安平戌戌為鉅鹿河間庚戌為清河趙國壬戌為恒山凡八

郡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為南陽己卯為零陵辛卯為桂陽癸卯為長沙丁卯為武陵凡

五郡第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爲東郡
陳留丙辰爲濟北戊辰爲山陽泰山庚辰爲濟陰壬
辰爲東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
候之乙巳爲豫章辛巳爲丹陽己巳爲廬江丁巳爲
吳郡會稽癸巳爲九江凡六郡第七星爲豫州常以
五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川壬午爲梁國丙午爲汝南
戊午爲沛國庚午爲魯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
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玄菟丙寅爲遼東遼西漁陽
庚寅爲上谷代郡壬寅爲廣陽戊寅爲涿郡凡八郡
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爲五原鴈門
丙申爲朔方雲中戊申爲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
申爲上黨凡八郡瑛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
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
殃起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

三皇

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若合
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五

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鬪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

仲和仲

尚書曰帝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在察也璣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

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

夏有昆吾湯則巫

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

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

或云石申父

齊國

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覩成敗

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爲
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
之時彗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與小星
闕于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武之
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爲太史
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
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
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
述天文志

謝沈書曰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
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

今

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
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
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以顯天戒明王事

焉

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所著靈憲渾
儀略具辰耀之本今寫載以備其理焉靈憲曰

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
渾體是爲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道建也樞運有道德稽
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
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
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滓蓋乃
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
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
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
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庖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
既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

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字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儗道中其可覩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

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爲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道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召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旣畜而狼虬魚鼈固有不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馮焉者昇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且大昌恒娥遂託身于月是爲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他也是謂

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視
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繇
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
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
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
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寔司王命四布於
方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
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
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
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
繫命不然何以揔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
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斃於是乎
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
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
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留則逆逆則遲
迫於天也行遲者覲于東覲于東屬陽行速者覲于
西覲于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戾見
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

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
不逾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
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寔妖經星
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蔡邕表志曰言天體
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
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
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
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
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
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
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
案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
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
有北灰滅雨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下及巖穴知
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
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明者續其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

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爲亂兵

星占

曰其國內外用兵也

其所以孛德孛德者亂之象不明

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

孛之爲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

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

宋均注鉤命決曰彗五彗也蒼則王

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

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賦江河

決賊處處起也韓揚占曰其象若竹彗樹木條長短

無常其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子春秋
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壤之晏子曰不可此天
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
之又一日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
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

後漢書卷之十
我悲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固應無德於國穿開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
搗奪誅戮如仇讎自是觀之李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巨乎案如晏子之言李之與彗如似匪同張

爲周地星字于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爲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卯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士衆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

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
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衆已
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
皆爲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從
群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以示富強用怖
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爲
衝車以撞城爲雲車高十丈以瞰城中弩
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出不

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
慮莽有覆敗之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
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

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

素山松書

曰怪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

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

救昆陽奔擊二公兵并力焱發號呼聲動
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
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
人競赴湮水死者委積湮水爲之不流殺

司徒王尋軍皆散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
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
爲兵太微爲天廷太白羸而北入太微是
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二公之兵
至昆陽已爲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爲將
軍皆以虎爲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爲漢
將鄧綰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
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